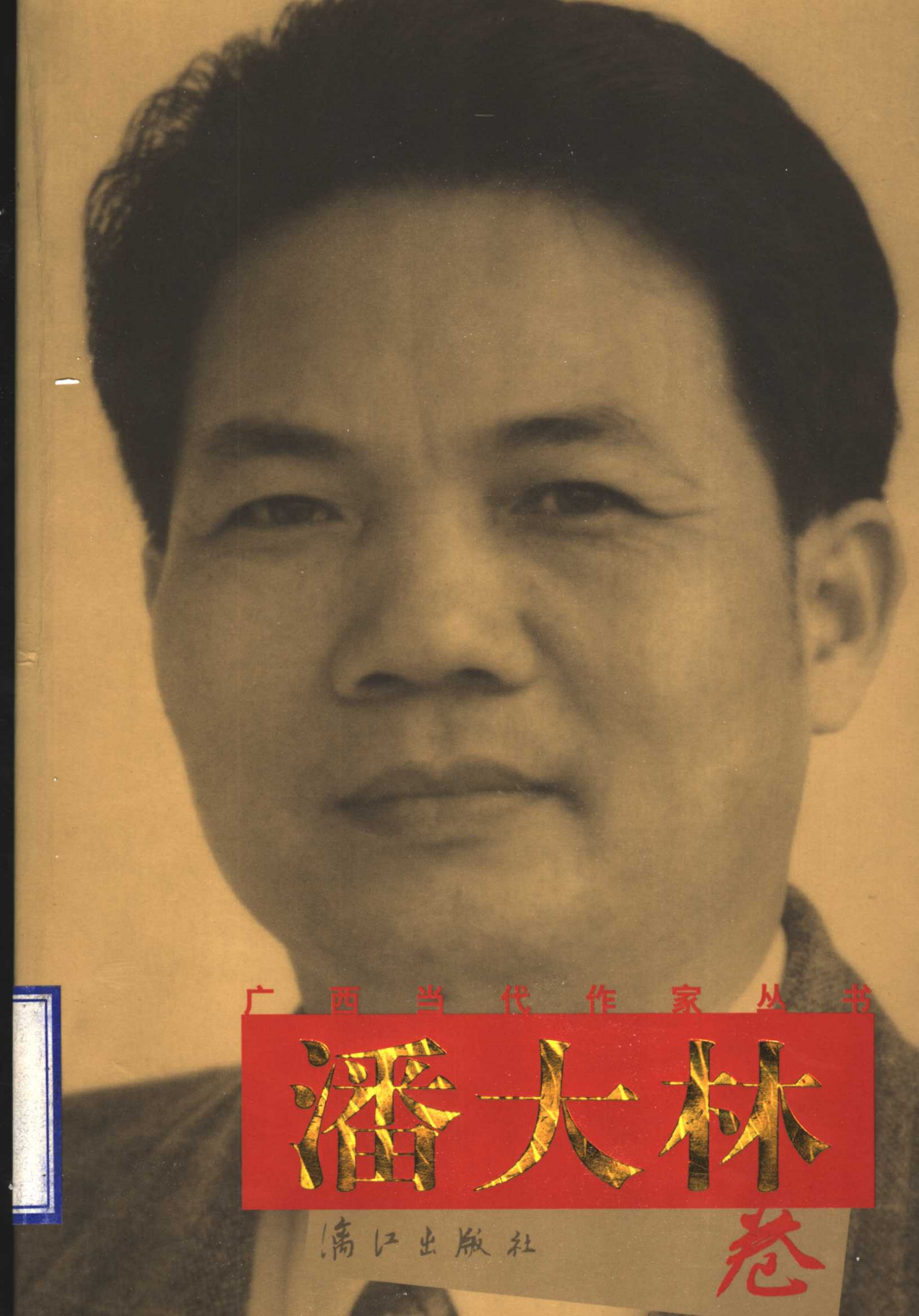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iddle-aged man with dark, wavy hair,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 He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over a light-colored shirt.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潘大林

漓江出版社

卷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潘大林

漓江出版社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潘大林卷/《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编委会主编;潘大林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407-2867-1

I. 广... II. ①广... ②潘... III. ①文学—作品集—广西—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280 号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潘大林卷

作者◎潘大林

责任编辑◎赵 涛

书籍设计◎汤小胤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 (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h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69 千字

印张◎10.75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2867-1/I·1715

定价◎360.00 元 (全 20 卷)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总 序

潘 琦

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文学艺术的长河奔流不息。在广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永远奔腾着一条浩浩荡荡的文学艺术的长河,孕育出一支活跃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桂军。尤其是近几年,关于广西文坛的好消息很多,国内同行广为关注。广西文学艺术事业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不断发展,八桂大地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从事文艺创作,呈现出一个精品迭出、好戏连台、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我很为这种蓬勃发展的文坛景象欢欣鼓舞。

为了进一步关注广西文学事业的发展,全面展示文学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及广西作家阵容,去年,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合力编辑出版了一套 20 本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深受广大作家的赞许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但这只是反映了广西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方面。其实,长期活跃在文坛,且成绩斐然的又何止《丛书》中的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广西文坛还有许多老一辈作家辛勤笔耕,发挥余热,作品不减当年之风华;许多中青年作家正再接再厉,奋力拼搏,创作势头正旺,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于是,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又联手策划出版新的一套《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收入广西很有创作实力的 20 名作家的专集,这些作家可称得上是广西文坛的杰出代表。漓江出版社把去年出版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并入其中,统一装帧,形成了这套 40 卷本的《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显然,这套丛书收入的仍然是广西当代优秀作家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具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的作品

未列其中,仍有待继续分批出版。广西新闻出版局历来重视广西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特从出版专项资金拨出巨款,支持这一建国以来广西最大的文学积累工程,这是十分值得赞赏之举。

前不久,出版社把书稿清样送给我,要我写个序。我粗略读过一些作品,很有感觉,获益匪浅。这些作品,构思新颖,主题鲜明,钩言提要,学问积累,很有个性。文笔自然流畅,语言质朴美艳,情感真挚动人,风格多样,全然是作家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精美文字,是作家个人情愫、艺术理想的诗意表达。作家的生活、经历、感受、灵魂、思想、境界以至文学理想,在字里行间一览无遗。这些作品文字简洁,行文明快,绘一处景致,记一件趣事,讲一个故事,画一个人物,都非常生动、感人、到位,读了使人得到心舒意畅的审美愉悦,享受文学与文化的“美餐”。

当然,作家也是普通人,一个精品的产生,与作家的素质有关,与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素材的积累有关。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爱好的需要,而是一种生命感悟的体现,一种真性情的流露。写作只有进入这样的境界时,作品才具有打动人、感染人、塑造人的魅力。从我区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看,坦率直言,优秀的文学新作还不够多,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很少,所以大家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作家艺术家应该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要求自己,严肃对待自己所从事的高尚职业,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感统一起来,以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努力把更多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人民。

文学艺术来自人民,来自实践。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真诚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关注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积极走向社会,走到基层,走入群众,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中,挖掘文艺创作的丰富矿藏,汲取诗情画意和艺术灵感,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这是广西各族人民对我们的深情嘱托。

这是发展先进文化对我们的必然要求。

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强烈呼唤。

目 录

中篇小说

南方的葬礼	(1)
穿过丘陵	(43)
山色苍茫	(80)
海之浴	(158)

短篇小说

贫协组长	(189)
翠 鸟	(202)
岁月无声	(220)
冥 火	(234)
故乡人(五题)	(248)
四 兄	(248)
好 叔	(257)
兵 佬	(265)
哑 姑	(272)
驼 伯	(278)

散文随笔

秋日还乡	(283)
------------	-------

杨梅纪事	(302)
与死神擦肩而过	(310)
一个农民的挽歌	(316)
秋天里,最后一片枫叶	(326)
我家有女未长成	(330)
后记	(333)
附录	(336)

南方的葬礼

“南方没有小说。”文坛上有人这样慨叹。

这里所说的南方,是狭义上的南方,指的是五岭以南那么一块地带,当然没有把文运源远流长且日新月异的三湘四水包括在内。此话实在令南方写小说的人沮丧,沮丧得不但不想再提笔写东西,而且还想撒泡尿淹死了自己。一些大刊物的编辑曾经断言:“两年不看那地方的稿,也不会漏过好稿子。”——当然,此话是通过张三转李四转赵五再转王八的渠道传到我们耳里的,我们几乎气了个半死,却又不得不承认那么个严酷的事实。

到外地去,别人问:“你们那里有哪些作家?”便举出某某,对方摇摇头;又举出某某,对方又摇摇头;再举某某某,对方仍是摇摇头。气得扬起巴掌,正想朝对方那张惘然的脸上掴去,才发现对方是确实不知,并无半点戏谑的意思,自己才突然泄了气。

是的,南方没有小说。该轮到我们自己反省了。

我们的小说,常常因为太像小说反而不是小说。我们很懂得制作小说,知道一开头必得来点“一声狗吠打破了夜空的宁静”之类悬之又悬的悬念。知道故事情节必须顺着开端、发展、高潮的路子而走向喜庆的或悲惨的结局。知道必要时还得来点“春天到了,金樱花了;姑娘大了,该出嫁了”之类民族的或地方的特色。知道应该紧扣主题取舍素材,使所写的一切都完美地合乎小说规范,在认为该哭的地方哭,该笑的地方笑……我们知道什么不可以写,有

时却不知道什么可以写,等到别人的小说出来了,才恍然大悟这可以写那也可以写。而这或那往往都是我们亲身经历或早有所闻了的。于是,我们只好扼腕叹息只好总比别人慢 1/2 拍 3/4 拍乃至 1 拍。

我们试图创新,在笔下把历史推到混浊初开一片迷濛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蛮荒而恬然的远古,结果没人予以太多承认。我在一篇小说中,就这样富于创造性地描写过人从五楼摔下地的场面:“那个三十二岁又十个月零四天的男性公民,在十七点二四米高的五楼顶上,在百分之二秒的时间里,由直线运动变作抛物线运动,继而又作圆周运动,头发成放射状向空中飞扬,全身按每秒 980 厘米的重力加速度向地面接近,最后头部以每平方厘米五千公斤的压强接触硬度为 500 标号的土敏土,导致头盖骨粉碎性骨折,鲜血及脑浆成放射状溅出……”如此准确精细的描写,仍然无法得到编辑赞赏。

南方没有小说成了严酷的事实。南方没有小说却有作家,而且是一大批作家,这也是事实。我便是个“作家”,当然,只能算是末流的。眼下,我正趴在我这十平方米的斗室里的书桌上,面对窗外一株最具南国风情并正在微雨中低吟浅唱的红棉树即兴挥毫。我知道自己写的这东西决不是小说,虽然为了投读者所好而冠之以小说。也许别人看了更加会因此而再次断言“南方没有小说”。这没关系,因为这玩意儿确实不是小说,我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想再为做小说而冥思苦索、绞尽脑汁了。

我写的是我祖母的葬礼,这纯粹是一种信马由缰的回忆。

噩耗是前一天傍晚接到的。严格地说,那还不能说是噩耗,弟弟在长途电话中,只说祖母病危,而我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我马上将这消息再电告其他亲友的时候,祖母溘然辞世了。这是我次日回到家才知道的。

我们这里的称呼,不管对谁,都在前面冠以个简捷明了、一学

就会的“阿”字：管祖父叫阿公，祖母叫阿婆，父亲叫阿爸母亲叫阿妈而至阿叔阿伯阿姑阿婶阿姐阿弟再而至阿华阿超阿林阿猫阿狗……说到我阿婆，必得说起我们家族，说到我们家族，又必得说起祖先。说起我们家族的历史，据我所知，潘氏祖先最能引以为自豪且知名度甚高的，大概要推一千六百多年前晋代那个小白脸潘岳字安仁的了。根据所谓“貌若潘安，才如子建”之说，你就可想而知他是如何的漂亮。因为他长得太讨人喜欢，于是引出掷果盈车的故事。凭着脸蛋便可赚成车成车的水果，那倒是令人神往的收获。潘岳会写诗，二十多岁即大有才名，有缠绵悱恻的《悼亡诗三首》传世。他又很想当官，却郁郁不得志，最高官阶到给事黄门侍郎，在今天算副部级，按说也挺不错的了。大概他过于热衷仕途，又书生气太重，到赵王伦专政时，被中书令孙秀诬了个谋反的罪名，落个满族遭诛。这种厄运，到满清时我们家族又遭受了一次。也许潘岳只是我们远祖的另一分支，否则既已满门抄斩，就不会有我们这些后代繁衍下来了。年代久远的宗族谱系已遥遥湮没，不可查考。被族老口碑言之凿凿地认为是正宗祖先的，却是一位在民间令人羞于提起的人物，那就是北宋年间的潘美。在与辽兵打仗中，他老人家与杨老令公不和，于是惹出世仇，上到小说中、戏台上就成了令人憎恶的奸臣式人物。《辞源》潘美条注云：“潘美，公元 925—991 年。宋大名人。字仲询。初仕五代后周。赵匡胤废周建宋王朝，美以劝陕帅袁彦归顺见重。后克南汉，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均有战功。雍熙三年出兵攻辽，以违副将杨业议，又与监军王侁争功，大败，业与子延玉战死于陈家谷，美被削官。不久，复授检校太师，加同平章事，卒于武惠。《宋史》有传。后世关于杨家将小说戏曲中称作潘洪潘仁美，事迹多与史实不合。”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录这段文字，是想让大家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致为一两部胡编乱造的小说戏曲蒙蔽了眼睛。

眼下写小说的我，据说便是潘美的后世子孙，排三十七世，当

然不会是嫡系。至于哪一世从河北迁江西,哪一世从江西迁广东,哪一世从粤沿西江入桂,哪一世再搬到桂南的铜鼓山下定居,这些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的悲壮经历,眼下已无法稽考,传下来的只是些零星的故事。

一早,我和阿伯、阿姑、堂兄弟等人,坐上了回家的汽车。桂南的春天什么都是绿的,充盈着黄绿嫩绿粉绿草绿褐绿碧绿青绿翠绿墨绿橄榄绿的汁液,吱吱嘎嘎地拼命生长。我们神情却像挨霜冻住了,阴郁冰冷,谁也不说话,暗暗揣测着阿婆的病情,默默坐过一站又一站。车经故乡县城车站时停了一会,有几个旅客下车,又有几个旅客上车。阿婆一定能挺过这一关,她的生命力原是极其顽强的。我凝神冥想,心底翻滚着浓重的希冀。有好几次她病得连医生都说不行了,可最后灌下几口参汤,她呻吟数声,总能奇迹般翻身坐起。这次,她也一定能好起来。这几年,她像一架古老的机器,轴心已经扭曲,齿轮已经磨损,零件已经松动,再不能保持正常运转。她七十多岁时,还能挑水做饭带曾孙,过了八十岁,就突然衰迈许多,终日只能坐在大门边的竹椅上,念叨着儿孙的名字,望着清晨上山傍晚下山的太阳。即使如此,她仍应该好好地活着,作为我们这个庞大家族的精神纽带,每年节假日还可以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去向的儿孙们召集到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她,这个家族就将如同散沙一盘。

“阿林!”突然有人大叫一声,打断了我的冥想。我抬头一看,是一张极其熟悉的黑脸膛。“是你?”我惊诧之极,连忙指指邻座的空位叫他坐下。他是村里同宗的叔,叫洪仓,实际上比我只大四五岁,是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一年前,他犯了案,进了看守所的监房。“怎样,出来了?”我问。“是的,刚出来,这就回家去。”我“哦”了一声,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洪仓是“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考不上高中就回了乡。我跟他原本不很熟,他拿着几颗硬糖分给大家吃,轮到我就叫我立正,昂头,闭眼,张大嘴。我照他吩咐做了,嘴

里便投进一块硬硬的东西，我满心欢喜地一咬，呸吧！满口沙、麻、辣、呛，呸地一吐，竟是一口生石灰！我受到侮辱，兽性大发，拼死冲过去，头、手、脚、牙并用，将他打得落花流水，连声告饶，并把糖果全给了我就算了事。在少年时代的战争史上，这是我惟一一次辉煌的胜利，并且是一次“小国打败大国”的典范。我其余战斗均以大败告终，对此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和洪仓不知怎么冰释了前嫌并成为最最要好的朋友。冬天夜长，乡下无甚消遣，和几个小伙伴就到洪仓家，吃罢一大锅有盐没油的萝卜粥，四五个人便挤作一床。洪仓从小就是孤儿，他的家成了我们这些毛孩子的俱乐部。床头的油灯畏怯地闪着黄光，将一只悬空的蜘蛛放大到脏黑的墙上，变成一只张牙舞爪的怪物。寒冷的北风从残破的窗口闯进来，我们冷颤颤共抱一张猪网油般的薄被，虽然盖得肩头遮不了屁股，但我们仍是津津有味、全神贯注地聆听洪仓唱《柴房自叹》、《花儿与少年》，听他绘声绘色地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年月，没有电影没有戏剧也没有小说，有的只是背不完的语录。从洪仓口里，我开始知道《水浒传》《今古奇观》《搜书院》。我们听得如甘如饴如醉如痴，尿急了就匆匆爬起，冲墙根的尿桶哗哗地放，尿桶早满了，尿水流出一地，满屋子飘荡着最道地不过的尿香。尿罢又急急忙忙爬上床，钻进被窝，听洪仓手舞足蹈地背乔太守的判词：“弟代姐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背得兴起，索性脱光衣裤，拿出男人那话儿，恣意戏弄，最后一声兴奋的大叫，极舒坦极疲惫地任生命之泉喷涌而出，使我们在惊心动魄目瞪口呆之中完成了最原始的性启蒙。后来，他在村里贴出第一张炮打大队党支部的大字报，再后来另一派给他安了个罪名，将他吊起批斗，无数棍棒重重落到他身上像敲打铁器上的锈垢，打得浑黄的屎尿从他裤脚里稀里巴拉地落下来。次日一早，他就失踪了，直到一切都风平浪静，他才重新回到村里。那天晚上，我们又钻到他

家,听他讲外逃的经历。原来那几年,他跑了海南,跟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凑到一起,靠点泥水手艺混饭吃。一次,他们在五指山里迷了路,三天找不到吃的,只好挖野木薯充饥,没想那木薯有毒,有个老汉就因此一命呜呼了。临死前那人才告诉大家,他原来是某大学的副教授,因为逃避批斗才跑出来……算时间,那天正是春节,他们在山上埋葬了副教授,以水代酒,撮土为香,隆重奠祭一番,然后痛苦地大笑,惨然地大叫,疯狂地大跳,直闹到下半夜,他们才昏昏沉沉、横七竖八躺下地去。洪仓回来后,变得懒懒散散的,很少参加队里做工。“一个劳动日三包火柴,值得干吗?”他自言自语,终日定定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一副痴憨样。村里人惋惜地慨叹:这崽算是毁了。没想前几年土地一承包,他就像睡醒的猫公抖起来了,将家里一亩几分田丢给老婆莳弄,自己从村里拉起个建筑队,满天下捞世界。前年,他头一个在村里建起三层钢筋水泥楼。去年,为能承包县里一家工厂的基建工程,给厂长副厂长每人送了台彩电。最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结果如何?”我忍不住又问。

“一年,监外执行。”他忿忿地说,“丢那妈,东西是他们提出要的,最后全把屎尿泼到老子头上,他们退赔完就没事了。柿饼专拣软的捏,这不公平。”

我自然不知道判决是否公平。

我惟有沉默。

班车在杨梅江边飞驰。春天,江水淫荡而肥胖,带着一种媚艳,缠山绕石,拉拉扯扯向北流去。我对杨梅江深有感情,我阿婆的娘家,就在江那边的村子里。

七十年前的夏天,一个潘美的三十五世孙,身穿黑府绸对襟短衫,头留惹人注目的短发,手拿一柄花鸟画折扇的年轻人,步履轻盈、风度翩翩地走在杨梅江边的田间小路上。正是夏插时节,路旁一方方明晃晃的水田,一方方绿油油的新秧,几个后生妹崽头戴竹

笠在弯腰插秧。偶然有个姑娘抬起头，竹笠下露出一张红扑扑的脸，汗水把刘海粘在圆凸的前额上，又渍湿了前胸后背一大片，显现出一副丰满而又婀娜的身段，看模样不过十七八岁，眉宇间透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强。年轻人的目光一碰上姑娘就被粘住了，才走两步，又忍不住回首顾盼。这是个典型的农家姑娘，头一昂，亮开喉咙唱起了山歌，歌声像一只只水漂，从水田里泼啦啦溅向四方：

江边有只大头鹅，
不吃青草想吃禾。
一步三摇到处望，
小心我捉你去下锅！

歌声一落，她的姐妹们便叽叽嘎嘎笑作一团。年轻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赶紧低下头去匆匆赶路，此时的田塍刚刚搭过一层泥巴，又湿又滑，稍不小心，他一脚踩空，叭地跌下田去，簇新的衣裤上顿时画上了一团团梅花状的泥水。身后那帮村姑笑得更响了。

年轻人斯文失尽，一脚高一脚低走进村，来到他的朋友家。朋友乍见他这副狼狈模样，十分惊诧，再三诘问，年轻人只好如实相告。朋友听罢哈哈大笑：“你一定是碰上村里有名的辣椒嘴杨二姐了。她年纪不大，却伶牙俐齿，唱得一肚好山歌呢！”“她是谁家女儿？”年轻人显得有点迫不及待。“怎样，看中了？”朋友狡黠地眨眨眼，“她是村里豆腐郎杨宏才之女，年刚二九，如兄不嫌蒲柳之质，有意结潘杨之好，可速将年庚八字开来，我愿为冰人搭桥。”“好好好，我马上写给你。”年轻人拿过案上笔墨纸张，一挥而就：庚束。乾造光绪癸末年九月十二日丑时建生大吉。朋友抚掌大笑：“璧圆兄你也太性急了。婚姻大事，虽有媒妁之言，还需父母之命啊！你还是先回府上禀告过令尊令堂再从长计议吧。须知心急吃不成热豆腐啊！”“也是也是。”年轻人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年轻人，便是我的阿公。那村姑，后来果然成了我的阿婆。

潘家之后娶了杨家之女，潘杨两家的世仇，其实早已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烟消云散了。如果追溯到潘安时代，潘杨两氏原也是姻家的，“潘杨之穆，有自来矣”，“为结潘杨好，言过鄢郢城”，即此之谓。那时，我阿公已三十有五，刚从南洋回来，还小有积蓄。而阿婆才十八岁，比阿公几乎小一半。在此之前，我阿公曾娶过前妻梁氏，却在清皇朝倒台那年病殁了，没留下任何子嗣。

桂南八音在山间欢快地吹响，雨后的阳光瀑布般从云罅间慷慨地倾泻，灿烂夺目地溅在一乘款款而行的花轿上。翻着新泥的山径，留下了一长串活蹦乱跳的脚印。阿婆就这样嫁了过来——我所知的仅此而已。至于阿公在新婚之夜如何向阿婆报那一歌之仇的细微末节，本人不得而知。后来，作为这番婚姻的结果就是：阿婆先后生下七个孩子，养大了四男一女，并由此繁衍出一个不小的家族。

班车到故乡小站停下，一下车，就见到来接我们的弟弟。弟弟神色阴暗，眼眶涨紫。他是我们这个大家族中惟一留守乡居的男性，也是阿婆数十个儿孙中在她弥留之际惟一守候床前者。路上，他平静地说起阿婆的死，我们默默地听着，看样子大家都想哭，却没有谁哭出声来。阿春三月，草长莺飞，这往往是容易发生悲剧事实上也发生了悲剧的日子。阿婆出生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以媾和的那一年，在世上整整活了八十七岁，虽已不止一次地走到冥河边上奈何桥旁，但每一次都奇迹般活转过来。早在二十年前，我阿爸因肝癌去世的时候，阿婆就想到了死。那时阿婆六十七岁，阿爸刚好才四十岁。“天哪，你怎能不长眼？老的不死，反而让年轻的先去了，你安的是乜心眼啊！你让我先死，给我儿多活几年吧！”阿婆呼天抢地，眼睛肿得像两个水蜜桃。然后，三天三夜水米未进，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呆滞的眼睛定定地盯着帐顶。直吓得家人忙去准备寿衣寿木，她才长叹一声，翻身坐起，径自到水窝挑了一担水回来，将身冲洗一遍。“我们好好

过吧。”她神情肃穆地对我妈妈说。那时阿妈才三十来岁，还怀着最小的弟弟，也许就因为阿婆这句话，她便一直守着我们过到现在。

阿爸是阿婆的第三个儿子，最机灵，最聪敏，也最讨人喜欢。他土改时参加民兵队，后来当村文书、支书，再后来抽调到区里当了基层干部，死前是区党委的组织委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身上最能体现他们那代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特点。三十多年前的一天，在全区庆祝土改胜利的秧歌大会上，阿爸突然从邻村的秧歌队里看到一张荡人心魄的姑娘的面孔，那颗二十五岁的雄性心脏马上蓬蓬勃勃地搏动起来，空气马上变得一片甜润一片芬芳一片欢畅。他像个中世纪的骑士昂然舞着秧歌放马过去，“极不在意”地撞到那姑娘身上。接着便是道歉、慰问、询问姓名住址、自我介绍等一系列复杂而又简单的程序。阿爸正当青春年少英俊潇洒，大家不难想象，那姑娘后来就成了我阿妈。我看过阿妈年轻时羞涩地依偎在阿爸肩头的照片，活脱脱就像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那春妮模样：圆脸短发、秋水盈盈。以至我一看到春妮的形象，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阿妈。当然，时至今日，岁月已无情地在我阿妈眼角眉梢刻上了丑陋的皱纹。阿爸娶阿妈那天，他跟谁也没说，独自一人到山里阿妈家去接亲。后来村干部还是知道了，马上派出秧歌队到半路去接新郎新娘，然后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路秧歌扭回来。这样新式的婚礼，令村里人大开眼界，一时传为美谈，直到今天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在津津乐道。阿爸是个典型的农村干部，平日穿一双“海陆空”胶鞋下乡，随时都可以从路边使牛的农伯手里抢过犁把，扬起牛鞭，乐呵呵地犁上半日。看着俯首贴耳听人驱使的庞然大牛，看着阿爸挥鞭扶犁那矫健潇洒神采飞扬的姿态，看着犁头哗啦啦地翻起的黑色泥土，我忽然觉得，世界上最高尚最惬意的活计，莫过于使牛犁田了。一次，阿爸问到我长大后想干什么，“使牛！”我不假思索地说。他脸色一沉：“笨！没出息的人才使

牛！你应该去读书，读很多很多的书，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想反驳他，你平日怎么又那么喜欢使牛？使牛对国家就没用了么？但看到他那怒气冲冲的神色，我只好保持缄默。后来，我不得不认真读书，长大后终于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成了个四体不勤的书呆子，对国家既无大用，也失去了成为一个出色农民的机会。但生活的艰辛总算使我理解了阿爸那番怒气的苦心。

阿爸是个乐天派，说话总带几分风趣。向村里人宣传共产主义，他用了最形象的语言：“到那时，吃饭不要钱，大家非要用铁丝箍当裤带不可！”民以食为天，对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目标的理解，人们确实也仅仅限于在“吃”字上。果然不久，大食堂就建起来了，大家兴高采烈地过了一段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为给即将到来的农业机械化开路，阿爸带头把自家一幢颇为巍峨的房子拆了，将祖宗传下的青砖硬瓦、铜锅铁镬一概充公，将无数宣扬四旧的藏书付之一炬。多年之后，眼见得机械化遥遥不可及，一家人苦无栖身之所，只好又在原来的地基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建起几间糊里糊涂的泥砖房，当然已远远不是昔日的气势了。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交代一下家庭的成分。按土改时划定，乃是中农。当时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而乡下流传的讲法是“贫农晚晚会，中农得觉睡，地主富农大哭没眼泪”。我家即是那既被团结，又得觉睡的最佳成分。历史上，我家原是煊赫过一阵子的，只是到清末就没落了。我阿公虽然到桂林读了个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却连一份固定的职业也无法找到，只好依然回乡种田，农闲时则在村头的小庙里教个专修班以收几斤学米度日。一年，家里穷得实在揭不开锅，一天早上，伯父和阿爸吃了阿婆煮熟的仅剩的几只红薯，就同村里几个年轻人徒步百余里，到郁林城找个同姓的兄弟，那人正任什么警备团长，想让他收留当个混饭吃的小兵，没料才说两句话，就被那人的手下轰了出来。轰出来也好，要不阿爸就成了伪职人员，后半辈不但别想参加共产党，恐怕还要死无葬身之地